

第四十二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午後四時舉行

目錄

	頁次
九七. 一般討論 (續前): Mr. MOLOTO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 演說.....	64

主席: Mr. P.-H. SPAAK (比利時)

九七. 一般討論 (續前)

主席: 我們現在繼續進行一般討論。

現在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Mr. Molotov 發言。

Mr. MOLOTO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們乘着這個對秘書長報告書作一般討論的機會, 得就有關各國本國利益的個別問題以及有關國際合作的一般問題, 各抒所見。這種意見的交換, 對於建立聯合國各國之間的互相了解, 是應該有幫助的。為求增進本組織及其各重要機關像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等的工作起見, 這樣交換意見的辦法也是必要的。

聯合國還祇是在工作的初期。祇憑它要實行新原則而且要在與過去不同的環境下實行一點, 在工作方面就不免有相當不少的缺點。不過正是因為這一點理由, 為聯合國的利益着想, 就不宜諱言現在所有的缺點, 而應該自始便把他們暴露出來, 並且注意使他們以後不再發生。當然, 這個道理最主要的還是對安全理事會而言, 因為安全理事會每日必須處理有關維持全球和平的重要問題, 各國對於這種問題的利害和意見, 又往往是互相衝突的。

例如就西班牙問題和伊朗問題來說。

安全理事會, 和在此以前的大會, 都沒有覓獲比較共同宣言反對佛朗哥還好些的辦法。秘書長對於這個問題說得很對, 這種辦法當然是絕對不夠的。但是在另一方面, 主張與佛朗哥斷絕邦交的提議卻又沒有通過。在這方面, 幾個反對通過這個提案的大國, 對我們不能採取行動對付歐洲法西斯危險淵藪一點, 在道義上應該負責。

伊朗問題乃是由於根據條約駐於伊朗的某些蘇聯軍事單位留駐伊朗的期限而發生的問題。雖然這些軍事單位已經離開伊朗, 蘇聯和伊朗兩國政府都要求把這問題, 從議事日程上撤消, 而安全理事會還是不肯照辦, 而要對蘇聯採取一種完全不合道理及公然惡意的態度。

安全理事會如此辦理, 實在是犯了一種極大的錯誤, 一定會妨礙到他的威望的。

現在我要談到世界工會聯合會的問題。

世界工會聯合會乃是近數年來成立的有許多國家中的幾千萬工人參加; 聯合國與這個世界聯合會建立一種友好的關係, 是大家認為十分自然的。這一點對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尤為重要,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若是沒有像世界工會聯合會那樣大的一個民主組織來贊助, 是無法保證它的工作確能成功的。

但是實際的情形卻是完全不同的。直到現在世界工會聯合會還沒有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日常工作發生關係。不但如此而已。這個組織參加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條件, 就和國際汽車協會及全國乾果零售商協會參加的條件一樣, 這是合理的嗎? 現在豈不是在這方面也把不合於民主基本原則的情勢加以糾正的時機嗎?

讓我們現在討論關於建立國際託管制度的情形。有人也許認為某方面故意在妨礙託管理事會成立。但是我們經過一年多的時間, 還不能成立一個託管理事會來負起改善英、法、比、澳、紐西蘭及南非聯邦各國所管委任統治地境內居民生活的責任, 促進他們趨向自治獨立的發展, 豈不要損及本組織的威望?

不過實際的情形如何? 那些緊緊的掌握着巴勒斯坦、坦干伊喀、多哥蘭和新幾內亞等委任統治地的國家, 從未循此途徑邁進半步, 而僅以草擬不妥善的草案及不重要的宣言為事。而且南非聯邦政府甚至趨此極端, 非但不採取步驟使西南非洲自治獨立, 竟要大家同意由它併吞這一塊土地。這種途徑大家都知道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

說到這裏, 我還要提一提印度。印度雖然是一個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 根據憲章它和大不列顛之間的關係, 也應該是主權平等的, 可是你們在大會裏豈沒有聽到印度要求援助的呼籲? 我們對於這種情勢終不能充耳不聞。現在是應該承認印度合理要求的時候了。

同樣地, 荷蘭也應該承認印度尼西亞合理的要求。

現在讓我談一談希臘問題。希臘法西斯分子仗着英國佔領軍的保護, 為所欲為, 毫無忌憚, 不容我們仍然漠不關心。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來說, 兩個月以前蘇聯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下開提案:

“聯合國會員國應在兩星期內向安全理事會提供下列情報:

一. 聯合國會員國在其他會員國或在除前敵國外之其他國家境內所駐軍隊之地點及數量。

二. 聯合國會員國軍隊在上開領土所設空軍及海軍基地之地點及其駐守部隊之大小。

三. 上列第一及第二兩項所稱情報，係指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所有情形而言。

聯合國會員國越出自己的國界，並在關於設置佔領當局業已另有規定的敵國以外的領土內，駐有軍隊，已經使得各國民族和全世界的輿論感覺嚴重不安；這且不提，安全理事會需要得到這些情報，卻是很明顯的。

我現在請大會注意這一件事所發生的情勢。

軍事參謀團已經根據憲章第七章開始審查聯合國會員國必須照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的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軍隊交給安全理事會的問題。在這方面當然安全理事會應該知道實際情形，就是目前聯合國會員國在本國疆界以外所駐軍隊的數目及地點。聯合國全體國家當然都有提供這種情報的責任。就蘇聯而論，它是願意提供這種情報的，那末其他聯合國的會員國自然也沒有理由拒不照辦。

到底有什麼理由可以拒絕把這種資料供給安全理事會？為什麼我們中間有人要把這事的真正情形向聯合國隱瞞呢？安全理事會要那些會員國政府提供實施憲章所需的情報，他們究竟怕些什麼呢？就蘇聯而論，它願意把這些情報供給安全理事會，而且它覺得沒有理由要把這個問題的真正情形向聯合國其他國家隱瞞，以致妨礙安全理事會執行職務。

不幸，蘇聯的提案因為英、美和其他幾國代表反對，結果，在安全理事會中，未獲通過。這個重要問題的討論現在還是在安全理事會裏面拖着。不過蘇聯政府相信我們能就這個問題獲致協議而推動這一件事。大會一定要對於這個問題表示出舉足輕重的意見。

從我就業已討論過的西班牙問題、世界工會聯合會關係問題、託管問題及其他幾個問題所舉的事實來看，可見聯合國和他各個機關的工作，還有很嚴重的缺陷。像這一類的例子，尚不勝舉，尤其是安全理事會更是如此的。現在有一種錯誤的想法，要把安全理事會工作的缺點，歸罪於所謂否決權的使用。顯然是爲了要分散我們對於聯合國工作中主要缺點的注意力，並且藉此歸罪於不相干的方面起見，於是不得不對於這個問題大肆叫囂。不過我們希望他們這些嘗試終歸失敗。

無論如何，大會決不是爲要忽略現代國際關係發展的主要趨勢而召開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知道國際合作現在究竟是在朝什麼方向發展。這個新組織，是不是乘着它之所以成立的初衷，就是爲各國和平及安全着想對於國際合作有所貢獻？我們是不是走着一條正確的路線？這是主要的問題。

聯合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烈燄仍熾的時候由美、英、蘇三國所領導的那個反希特勒集團所組成的。美、英、蘇三國以反抗共同敵人爲己任，竭力想成立一個有效的國際組織以保衛戰後的和平及安全。同時，大家承認必須記取過去的嚴肅教訓，尤其是必須計及衆所週知的國際聯合會無能與失敗的情事，以免重犯國聯的錯誤和弱點，而可以成立一個沒有國聯的主要缺陷的組織。

國際聯合會的一個主要原則，就是作決定時要經全體會員國一致同意。這一點就使國際聯合會陷於無能，因爲它讓任何一個關係會員國都能阻礙或打消所提的任何議案。國聯確是沒有力量對侵略者採取應付辦法的，因爲他們終能在國聯會員國中找到黨羽的。

聯合國憲章採取了一個關於通過決議的新辦法。現在業經規定，大會的重要決議須經三分之二多數的通過。至於肩負維持和平與應付侵略的主要責任的安全理事會，則對於這種性質的問題的決議，不但需要十一個理事國中七國的多數，還要以美利堅合衆國、大不列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法蘭西、中國五強全體一致同意爲條件。五強全體一致同意，就是聯合國整個利益的一種保障。

我們採取五強一致的原則，也不是偶然的，那是經過長時間詳盡的討論而決定的。承認這個原則，表示聯合國希望五強行動一致，合作無間，來對付一切可能的侵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列強並沒有受到這種要共同行動以維護和平安全的思想的激發，因之造成了整個人類最大的不幸。譬如說罷，當時的美國就在隔岸觀火，國際聯合會的主要會員國，又對蘇聯採取一種短視而又十足反動的政策。

經過了戰爭無情的考驗，幾個西方強國政府纔相信大家戰爭期間一定要協同行動對付共同的敵人，並承認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國際組織來處理戰後的問題，使戰爭期間所養成的異常進步的原則，就是全體民主國家所擁戴的幾個大國團結一致的原則，得以保持不墜。由此可知，大國關於維持安全和平問題的一致原則是已經根深柢固了，而且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分大小其利益都需要更可靠的保障，聯合國具有這種希望，也已經承認這個原則了。

但是最近有人發起了一個大規模的運動來反對承認這種原則。對於這個原則作冗長討論的機會，沒有一次放過；而各大國必須團結一致的道理，則以各種方法加以曲解，並且時常撇開不談，而將安全理事會決定問題應該怎樣使用否決權的這個特殊問題提出來，以資代替。

反對否決權的運動就是反對任何大國享有不讓安全理事會通過該大國認為對於國際和平及安全不利的決議的權利的這種運動，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在決定這一類問題的時候，放棄了大國一致的原則又會發生什麼結果呢？

放棄了這個原則以後的結果是很容易料到的。沒有人再會主張回到業已破產的國際聯合會的老法子，要全體會員國一致同意纔能夠通過議案。於是有人利用放棄這個原則而實行由多數表決通過議案的辦法。大會裏已經有人提出過這樣的提案了。甚至還有人認為這種通過議案的辦法是國際組織中最民主的辦法，好像值得全世界公認的最好的民主就是在國際組織中，把洪都拉斯的一票看成和美國的一票一樣，把海地的一票看成和擁有十六個共和國的蘇聯的一票一樣。顯然，這種民主是不值得一駁的。

不過這也不是說我們就可以忽略那種以反對否決權為名的運動了。我們若把這種運動看成一種偶然的不關重要的事件，那就是過分的淺見了。如果我們不注意這個運動裏還具有一種確實敵視蘇聯的性質，那也是太幼稚了。我們都不是生出來就瞎眼的，這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那批頑固的反動者已經在利用這種運動來作本錢了。

否決權的爭執和目前的一切討論，使我們不得不坦白地談到現代國際關係中所有的矛盾和主要政治傾向。在聯合國裏面有兩種主要的傾向，在互相競爭，均想左右聯合國工作的根本途徑。其中一種，是基於聯合國的主要基礎以及尊重聯合國的原則的。而另外一種，則與此相反，想撼動聯合國的基礎，並想替主張採取其他途徑的人們開闢道路。現在後者一方面發出了各種攻擊，有的是正面進攻，有的是側面襲擊。

我們對於聯合國組織產生的經過，記憶猶新。本組織自始便充滿着民主合作的精神。美利堅合衆國對於這件事所擔任的重要工作，也是大家所深知的。

成立聯合國的目的，是要大小各國間實行儘量符合愛好和平各國利益的這一種國際合作。如果要這樣，第一必須使大國之間確能合作無間，這是自始就很明白的。而且當時——正和我們現在一樣——就知道這是所有社會制

度不同、政治制度各異的國家都應該為着和平與安全而共同努力的一個國際合作問題。

戰爭使我們更明瞭即使社會結構迥然不同的國家，也可以有極其重要的共同利益，祇有各國彼此同心協力並以互不干涉內政為條件方纔可以保全這種利益。這是美利堅合衆國所認識的，也是大不列顛和蘇聯所認識的。我們知道，這幾個國家和它們的盟國作戰的努力由此而獲協調，又加上各國之間的充分互助頗有成就，於是產生了極好的結果，而且確使盟邦得到了戰爭的勝利。

蘇聯還是像從前一樣忠於這種國際合作的原則，而且還預備不遺餘力向着這個方向去求獲成功。爲了這個緣故，蘇聯尊重聯合國，堅定不移；並認為聯合國憲章務須忠誠地和一貫地遵守。當然，惟有其他各大強國都也以行動來表示它們願意採取同一途徑，然後這種國際合作纔能夠真正成功。

承認國際合作的原則，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可以表示想要永奠世界和平的堅定意志；表示願意在各國和各種社會制度之間，在社會方面或經濟方面，參加和平競賽。

就蘇聯而論，我們的人民毫不猶豫狐疑地確切相信：各國之間和睦相處以及各國之間和平競賽，就是在大小各國之間發展與日俱增的友好合作和互助的可能性，是完全與我們本國的利益相符的。我們又深信這種發展國際合作的政策也是與所有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相符的。可是這種政策對於一個對自己本國內部力量沒有信心，對國際和平合作及和平競賽缺乏誠意，並且寧可要擬定誇張的計劃來欺凌和剝削其他民族的國家，也許是不適合的。

我們知道，歷史的教訓並不盡都爲人了解得足以對於某一國真正有利益的程度的。我們不能斷言，帝國主義德國的崩潰和帝國主義日本的破產，一定就會使貪得無厭的帝國主義者對於要想統治世界的政策是輕舉妄動而且必然失敗一點，獲一充分可信的證據。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真正的內容就是要統治世界。

我們根據某些坦白的聲述，知道即使在這個戰後的新環境中，還是必須當心在某幾個國家中這種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分子，其勢力可能增長。那些帝國主義者爲了要統治世界，或許會發動一次輕率從事的侵略行爲和最危險的軍事投機的。在英美兩國都有同情者的邱吉爾就是這種帝國主義者的預言家。

當然這種帝國主義分子的計劃絕對不會含有這種正當的國際合作原則，他們終久還祇相信壓迫和暴力的極端辦法的。他們的政策，在骨子裏，是反動得無可救藥的。我們必須認清，

以統治世界爲目的的帝國主義分子的政策與國際合作及社會制度和和平競賽的原則是正相反對的。我們還應該注意那些附從帝國主義的和極端反動的政策的人，都把蘇聯看作是實行拓殖計劃的主要障礙。他們惱羞成怒，會不惜放出他們所有的獵狗來對付蘇聯的。

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國際關係發展中的這兩種相反的傾向，我們很容易看出來，聯合國憲章中所確定的大國一致的原則，是與加強在各種方式的國際合作和競賽向各方面發展之下的正常國際合作的政策完全相合的；而保全這個原則的完整，則與旨在擴張與侵略的統治世界的政策是不相容的。這兩種政策之間的衝突和鬭爭，現在可以說還不過是在初期。但是祇是這也就業已開始使聯合國內部發生裂痕了。

請設想萬一取消所謂否決權的運動果獲成功情形又將如何。政治上會有些什麼結果呢？

很明顯的，放棄大國一致的原則——因爲這就是主張取消否決權這個建議的真正意思——這在事實上也就是等於解散聯合國，因爲大國一致原則是聯合國組織的一塊基石。所有參加這一個運動的人，也許並不都了解此話從何說起。但是聯合國既是建立在大國一致的原則上的，放棄這個原則，自然就會使聯合國這個大廈傾覆倒塌了。

不過這還不是唯一的問題。這種運動成功就等於某一種政策的勝利，那種政策，會使一羣國家，由一個最強大的國家領導，來壓倒另外一羣國家，到那時那些被壓倒的國家纔會發現自己陷於少數了。那時勝利的政策，不是以聯合國民主原則爲精神的國際合作政策，乃是以統治世界爲己任的那個對方集團的政策，也可以說就是那些現在已經討厭保存大國一致原則的國家的政策。

對於所謂否決權問題的爭辯和鬭爭已經表示出兩種基本政治傾向之間的衝突已經愈來愈深了。其中一種傾向是擁護我們所公認的、國際間大小各國互相合作的原則的，另外一種傾向則爲某種有勢力的集團想要爲所欲爲以便拚命設法統治世界的意念。對於這種問題採取中立，乃是曖昧而不妥的態度。

盟邦對帝國主義的德國及帝國主義的日本作戰，是要他們的人民不受法西斯主義者的世界統治。我們並不是爲要其他某國或某些國家取而代之而作戰的。我們的人民所以流寶貴的鮮血，並不是爲那些要想統治世界的新野心家開路的。這正是現在應該提醒我們記取的。

如果過去領導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幾個大國能夠和衷共濟，如果它們得到其他國家的擁護，不讓它們之間發生什麼裂痕，那末，它們對於制止貪慾就能大有所爲了。否則，那些要

想統治世界的新野心家們在沒有碰壁以前，還要爲所欲爲了。

我們知道強國壓迫其他國家的方法很多。我們知道，遇有爭取外交談判的較大成功有此需要時，艦隊和機羣有時會在他們從來不會到過的海面和天空出現的。我們也知道祇要人家尊重“金元外交”，尤其是一定要“金元外交”發生作用的時候，美元和英鎊也會拿出來的。而且現在我們知道有人已經在說着原子外交哩。

他們爲要左右其他國家，尤其是小國起見，曾經把這種方法和其他方法，用各種方式配合起來加以運用，這已是一個公開的祕密了。但是有些人們以及整個強權集團，對於這許多，還是感覺不能滿意。他們覺得值得把所有的障礙完全撤除，連聯合國裏的大國一致的原則也一併取消，於是便替那些非使全世界人類都屈服在他們命令和錢包之下決不甘心的人們和集團，開闢一條大道。

聯合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抵制那種要想統治世界的無厭的貪慾和努力。聯合國祇有在事實上證明它有這樣做的能力，然後我們是不是走上正確道路的這個問題，纔能得着一個必要的答案。

說到這裏，我們就一定要討論到原子能的問題了。這個問題，在某些集團的政治計算中，現在正佔着一種極重要的地位。

不久以前，蘇聯政府首長斯大林曾以很堅定的態度表示過蘇聯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他特別強調原子彈“並不能決定戰爭的結果，因爲原子彈還遠不足以語此”。他又說，如果有人要提到威脅和平，那末“獨占性的占有原子彈祕密，這的確可以構成一種威脅了”，不過對於這種威脅至少有兩種補救：(a)獨占性的占有原子彈，不會維持長久的；(b)使用原子彈是將要禁止的。我們對於這樣一個傳遍全世界而且得到千百萬人民衷心同情的權威聲明是應該表示欣慰的。

我們知道，關於使用原子能，現在有兩個不同的計劃，就是美國計劃，和聯蘇計劃。

美國計劃，即所謂 Baruch 計劃，不幸有一些利己主義的缺點。這個計劃以保全美國對於原子彈的獨占性的占有爲出發點。同時，這計劃主張儘早對於各國原子能的生產，確立管制制度，表面上雖說是國際性的，而實際上則想在掩護下保存美國在這方面的獨占地位。當然這種辦法是不能接受的。因爲這是基於以一國利益爲前提的狹義觀念的，而且是基於不可容忍的否認各國平等權利和合法利益的主張的。

再者，這個計劃還有若干幻景感人的缺點。

即使在原子能方面，任何一個國家的獨占地位都是靠不住的。我們不能把科學和科學家關在一個箱子裏鎖起來的。現在是應該放棄這種幻想的時候了。有人期望原子彈在作戰的時候會發生決定性的作用，這也是一種幻想。

我們都知道過去原子彈是用來轟炸長崎和廣島這一類城市的。這些日本城市裏的人民嘗過原子彈的殘酷效力。但是還沒有任何地方用原子彈來對付軍隊。這也並不是偶然的。如果果真像有些報紙所喃喃空談的，有人計劃以原子彈來對付城市的平民，而且要大規模的使用，那麼這些人對於實行這種慘無人道的計劃所產生的國際影響，不應該空具幻想。各國的誠實人民都會得義憤填膺的。而且認為原子彈在未來戰爭中將有決定作用的那種樂觀的希望，會在政治上發生各項結果，這就是最大的幻滅，尤其是對於擬訂這些計劃的人，更是一種最大的幻滅。

最後，我們還應該記得，一方所使用的原子彈，會由對方用原子彈或其他的東西來對抗的，那末現在這批驕矜而短視的人們的計算最後全部失敗，就是非常明顯的了。想來 Mr. Baruch 和他的同夥一定知道，對於嚴重的事懷着幻想，常常是危險的。

不必說實行這個計劃是違反聯合國一致通過的決議的，就是這些事情也都證明真理和正義不是在美國的計劃這一方的。我們祇要說實行這個計劃就必須破壞聯合國的憲章，必須在決定原子彈問題的機關就是安全理事會中放棄大國一致的原則等語，這就夠了。豈不是有人為使原子彈的崇拜者能夠為所欲為而故意對於這個否決權問題叫囂不休呢？

這一切都表示 Baruch 計劃，不論在實質方面或形式方面，都與聯合國的利益不符。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原子彈的計劃，就是蘇聯所提出的計劃。這個計劃是根據一種完全不同的政策而擬定的。

我們蘇聯人民不把我們的未來前途繫於原子彈的使用。請你們記得大會已經聲明過，各國軍備都應該廢除原子武器。所以我們沒有理由稽延時日還不通過蘇聯所提的禁止製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國際公約。祇有作這樣的一項決定，我們纔可以造成適於自由而有效地研究建立各國原子能的管制制度的一種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已經同意禁止在軍事方面使用毒氣、細菌毒品及其他不入道的戰術。自然更應該禁止在軍事方面使用原子彈及其他大規模的滅絕人類的方法，就目前所提的事件而言，這就是說整個的城市居民和—

般平民全部消滅，因為受到這種殘酷的打擊的，主要地還是婦、孺、老、弱和病人。

昨天在反抗侵略者的人們以及真正反對侵略行為的人們應該把禁用原子彈及使新發現的原子能完全用於和平目的的工作，當作他們神聖的義務。祇有把原子能這樣使用纔是人類所公認的正當事業。愛好自由的人們的榮譽和良心，要求我們禁止原子彈，因為聯合國決不會擔負凡屬計劃用原子能來大規模屠殺人民以及一般地使用它來損害人類的責任的。

因為這個問題新穎，所以這件事情有所爭執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這裏我們也一定不能讓它分成兩大壁壘：一方面是黷武的原子專家，另一方面是主張把原子能完全供和平用途的人們。所以我們一定要希望現在已就這個問題開始交換意見，久而久之，終使聯合國各國連同美利堅合眾國在內，都能彼此意見一致。

否則人民將如何想法？我們又將怎樣來答覆他們大惑不解的問題？

前幾天你們也許在紐約報紙上讀到 Mr. Baruch 的演說辭。Mr. Baruch 這次相當直率地表示了他對於戰爭與和平的見解。十月十二日他在紐約市立學院裏說：“和平，在戰爭慘酷的過程中似乎是美麗的，不過等到戰爭結束，就變得幾乎可憎了”後來的一般談話中，Mr. Baruch 也極力說明他如何愛好自由。不過顯而易見，他的所謂自由，與一般普通平民所期望的，自由、安居樂業和持久和平是大不相同的。在 Mr. Baruch 的自由之下祇有幸運者可在平時和戰時都享受人生的幸福的。他要所有的平民都以這種自由為滿足。Mr. Baruch 這種想法與終日必須勞動流汗，親手為了保衛自由與祖國前途而奮鬥，並且犧牲性命的人民的想法，是大相逕庭的。如果不是這樣，那末像他這一類的人物也應該同意目前所謂一般平民多半關切地希望他們的政府和官員都應該以維持和平及安全為其主要任務，因為全世界男男女女的一般平民在身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切苦難以後，衷心深處所渴望的也祇是安全與持久的和平而已。

關於原子彈的這個遠大計劃或許就是根據所謂“戰爭結束，和平就變得幾乎可憎”一句話中的哲理而來的。如果我們採取了這種灰色的哲理，那末，自然就會推得一種政治上結論，就是擴充軍費，增設軍額，在軍備競賽中，包括在原子彈的競賽中，努力爭光。這種黷武的哲學祇能領我們到準備從事於聯合國一致譴責的新侵略行為的路上去。不過這是容易從“和平幾乎可憎”的惡毒理論看出來的。主張這種哲學的人，是不能掩蓋他們對於自己的力量和他本國和平發展在各國之間和各種社會制度之間和平競賽中的前途極端缺乏信心。此外，這

種哲學很顯然地有一種要想擴張與單獨統治世界的一種不可遏止的渴望。

我們不能相信大多數的美國人是服膺這一派哲理的。我們認為，美國人民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得到了這樣的成功，他們還是像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一樣。最關切地希望和平可以儘可能地穩定，而各國人民的安全又為聯合國各國政府的主要目標。蘇聯的一般平民和美國的一般平民，因為這種情緒而團結一致，並且又與聯合國其他各國團結一致。

在最近戰爭中，蘇聯已經嘗到大部分領土被敵人佔領的可憎滋味了。今後多少年內，蘇聯人民總不會忘記他們的偉大犧牲以及現在他們用盡力量在從事重建的各個城鎮村莊所受到的蹂躪。我們已經把這些重建的任務和其他艱鉅工作列為今年開始實施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的一部分。我們充分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工業和農業，我們的運輸系統與文化組織，我們的城市與村鎮，都會從戰爭的破壞中完全恢復起來，重新欣欣向榮，使其他國家知道一個被解放的民族以及這個民族所手創的一個工人的國家所有的力量和偉大的可能性。

蘇聯人民對於世界和平進展決不缺乏信心，我們沒有經濟政治情形不安定的國家所有的那種游移，因為我們堅定地把握着經我們人民自己所爭得的立場。蘇聯人民很想參預各國之間及各種社會制度之間的和平競賽，這種競賽不但可以使各民族各自表現它們內部的力量，而且可以使它們彼此之間採取更多的方式來密切合作。

蘇聯人民渴望持久的和平，而且相信祇有在和平的情況之下纔能保證在今後許多年內確有經濟方面的福利和真正的繁榮，而一般平民及全體人類還有自由的生活。中過統治世界的帝國主義迷夢的毒害的各強國與其他國家中有勢力的階級所從事的爭逐是與蘇聯不相干的。蘇聯把真正愛好和平的國家當作他最好的友人。我們認為加強國際合作以求和平與進步，乃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今天本地報紙登載了斯大林對於國際重要問題的答復。在這些答案中可以看出蘇聯的明哲遠見，以及它基於民主的合作原則來加強各民族友誼的堅定意志。

現在我所要做的，就是歸納幾點結論，和提出幾項具體建議。

聯合國的成立是歷史上的一件偉大任務。但是有一件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確使聯合國的工作採取一個正確的方向。要想達到這一點，必須使各國人民更加尊重本組織的原則；要想達到這一點，必須儘量制止各方攻擊與破壞聯合

國原則的情事。這樣纔可以克服聯合國工作現有的缺點，這樣聯合國組織纔可以圓滿達成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及發展以公平及民主為基礎之國際合作的主要任務。

我們對共同敵人作戰，業已獲得光榮的勝利了。昨天夢想統治世界的人們業已被打倒了。這些國家的遭遇，對於那些在今天又沉溺於擴張勢力與統治世界的慾念而不能自拔的人們，應該是一種嚴重的警告。盟邦已經解除了德國和日本的武裝，而且還有辦法使他們在相當時間內仍然不能武裝起來。

我們知道，我們這些民族所受的創傷是多麼地深，許多人在第二次大戰時期所肩的負擔是多麼地重。各國政府如果不能採取各種可能的步驟去減輕他們的負擔，並顧到人民在這方面的合法願望，就是沒有盡他的主要責任。關於這點，最要緊的是我們現在要有裁縮軍備、減少軍費的一切機會，可是有些時候，軍費卻還是繼續毫無理由的膨脹下去。

聯合國憲章授權大會審議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合作的普通原則，包括軍縮及軍備管制的原則(憲章第十一條)。

憲章在規定安全理事會的職務及權力的時候，把擬具軍備管制方案以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維持以儘量減少世界人力及經濟資源之消耗於軍備的責任，交給安全理事會(憲章第二十六條)。此外憲章中規定設立軍事參謀團並訂明其職掌工作的第四十七條也說，安全理事會應該注意到軍備之管制及可能之軍縮問題。

我們應該承認現在是應該採取確切的決定以履行這些任務的時候了。現在解除幾個主要侵略國家的軍備的工作已經實行了，對其他幾個前敵國的軍備，也已經採取辦法加以極嚴格的限制了；那末，採取辦法對於整個軍備加以一般限制的時候也自然已經到了。採取這些辦法可以同時使全世界格外堅信聯合國真正是為持久和平的希望所灌注的。

最後，裁減軍備，對於那些沒有從最近這次戰爭中侵略者的慘敗受夠教訓的集團從事擴張的運動，是一種應有的打擊。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忘記如果有一個國家一面宣佈和平政策一面不但不減縮軍備反而在增加及改良軍備，自然人家有理由要懷疑它這種和平聲明的誠意了。

現在蘇聯代表團，依據聯合國憲章第十一條，向大會提出下開提案，以供考慮：

一、為鞏固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符合聯合國組織之宗旨及目的起見，大會認為各國軍備實有普遍裁減之必要。

“二。實施裁減軍備之決議，應以禁止軍用原子能之製造與使用為其首要目標。

“三。大會向安全理事會建議由安全理事會規定辦法以求實際達成上列一二兩項所述之目的。

“四。大會請各國政府竭盡所能以協助安全理事會從事於此項責任重大之工作以求建立持久和平及國際安全並為人民減輕因不合於戰後和平狀況之軍備所需鉅額軍費而加諸彼等之重大負擔。”

我們如果能夠接受一項決議，通盤裁減軍備，並禁止原子能作軍事之用，那纔是真正合乎人民的和平期望，而有裨於國際合作的推進。

最後，容我表示我相信蘇聯的提案是會得到聯合國所有各國全體擁護的。

主席：現在似乎不足議事規則所規定的法定人數，我們不能在今晚繼續進行一般討論。所以本人主張到明天再繼續進行一般討論，到那時就是把會議拖得稍為遲一點，我們也許就可以把它告一結束。

Mr. Moloto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覺得如果我們現在就決定明天結束辯論，似乎未免過早。最好還是今天不事先作此決定而等到明天再解決這事。蘇聯代表團請其他各國代表團對蘇聯關於普遍被裁軍備的建議，發表意見。

主席：的確，大會還不能在今天有所決定，討論定於明天舉行。

Mr. NOEL-BAKER (英聯王國)：關於 Mr. Molotov 方纔所提出來的一點，我認為如果各國代表團要對 Mr. Molotov 方纔所提的決議案開始發表意見，他們也許就要作一些很長的演說。我想把各個代表團已經發表過的言論再重覆一遍，實在是不相宜的而且也是不需要的。因為我認為照我們的議事規則應該把這個決議案送到委員會去，各代表團想說什麼話儘可以在委員會裏說。

Mr. Moloto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代表團認為關於結束討論的問題，現在要作決定似乎太早。我們並不是說所有各國代表團都應該就蘇聯的提案發表意見。那些對於一般裁減軍備問題沒有意見的代表團，儘可不發一言。我們祇請讓那些對於蘇聯提案要想發表意見的代表團有發言的機會。

主席：大會昨天就決定發言人的名單截止登記。Mr. Molotov 的建議似乎又把這個決議取消了，不過我主張大會不應該改變這項決議。現在名單上還有十一個人要參加一般討論。如果這十一個人要行使他們所有的無可爭議的權利，要對蘇聯的提案發表意見，他們當然可以這樣做。除非大會撤銷它過去的決議，容許其他的人發言，否則沒有人可以起來發言。

大多數已經參加一般討論的各代表團當然也希望對方纔蘇聯代表團所提的提案發表意見。我認為我們應該按照正常的程序，由蘇聯代表請總務委員會把它的提案交付一個大會委員會。然後各國代表團就可以在委員會裏對蘇聯的提案發表意見了。

(午後七時十分散會。)

第四十三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三午前十一時舉行

目錄

	頁次
九八. 一般討論(續前)：Mr. Makin (澳大利亞)、Mr. Illescas (厄瓜多)、Mr. Aghnides (希臘)及 Mr. López (哥倫比亞)的演說	70

九八. 一般討論(續前)

主席：我們現在繼續進行一般討論。茲請澳大利亞代表 Mr. Makin 發言。

Mr. MAKIN (澳大利亞)：聯合國大會又再度開會了，這一次是在紐約市熱誠招待之下，履行大會依據憲章所負的責職。我認為我們應該時時提醒自己這種責任何其重要。

在這個大會裏面所有的聯合國會員國都是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以極端坦白與自由的態度來討論今天的問題。大會是不常開的，在普通的情形之下，每年祇開一次。當開會的時候，所有的會員國，不論它領土的廣狹如何，人口的多寡如何，資源的蘊藏如何都有權利與責任就憲章範圍內負責地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以便對於世界輿論有所貢獻。

這個偉大的世界會議是我們聯合國機構中最民主的一部分。我們大家所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聯合國本身的威望增長，則大會為一公開討論場所的主要任務，也就應該維持並加強。

如果在上屆大會以後，聯合國中其他幾個機關的工作未能順利進行，就可以在本屆大會裏獲得機會提請大家注意這種弱點和缺陷，並